俟菴經集

尚書知遠錄　四号

共三

與猶堂集卷之三十四

洌水 丁鏞 述

尚書知遠錄 四

禹貢下○導岍及岐梅云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又云太行恆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釋文云導從首起也。疏云逾于河謂山逾之也。蔡云逾者禹自荊山而過于河也孔以爲荊山之脈逾河而爲壺口雷首非是又云謹而書之以見施功之次第又云河北諸山根本脊脈皆在代北寰武嵐憲諸州乘高而來

堪輿家謂山脈不踰水雖溪澗微㴂而大幹巨龍凌兢然不敢進步仲默家傳風水習聞是說所以於逾于河一句費辭盡力觝排古訓然導岍之末曰入于海導河之末曰

入于海導江導漾導沇導淮之末皆曰入于海蔡以導水之入于海爲水入見下文以導山之入于海爲禹入註意文然例酷同而注解逾別豈不可疑且禹入海何事辟世者乎求仙者乎原夫開闢之初水土雜糅山川錯亂及其既久漱者爲谷存者爲陵山條條水脈於焉以分人見其成形成勢曰龍曰虎曰幹曰支指點蜿蜒有同生物余謂地勢坤順山條水脈固亦妙理本然然其中亦或有未必然者若荆山之脈逾河而爲壺口雷首者是也黃河之水明白外來非中國之舊物北地沙漠說者謂亦番河之故道未必是弔詭之言也

漢書溝洫志云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厎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淮南子云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水經注云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崖又云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言健鑿）木華海賦云禹也啓龍門之岸嶺墾陵巒而斬鑿若是者皆不足稱述乎即蔡傳載邢恕李復之事謂河入韋精山石峽險窄垂流直下高數十丈若非人鑿豈有是理垂流直下之處必有大石大石橫亙則山脈未斷也且壺口者瓠甗之口也謂河到此地如瓠甗吐水也

禹之起功本自此始故篇首曰既載壺口載者始也其所以必自此始者河到山背衆峰遮截於是水從兩峰之間處處溢入此所謂氾濫於中國也鯀則堙塞峰峙欲排而北之隨堙隨潰畢竟無功禹則歷察諸峙惟壺口一路南通析城東抵碣石其入海之路最順最便故鑿之鏟之放開河路於是河路歸一而峰峰溢入之水始落山背此神禹治水之大頭腦也溝洫志謂禹堙洪水非也據國語祭法皆云鯀堙治水之功宜自下起而惟壺口一事在所先著壺口既通乃治梁岐務令河身東而不散東至碣石導之入海而後始濬畎澮至於他水惟略略疏理使其下流而便可濬澮臨文細究

可以悟也○由是觀之河自外來儼逾山脈河既逾山山亦逾河豈可以堪輿所論膠柱而鼓瑟乎凡兩峽束立水出其中者察其水底皆有大石橫亙兩岸若是者明山脈未斷而水能踰越也孔氏之云山逾河其有錯謬乎

若云史臣謹書以見施功之次第則禹之起功本自下流故朱子曰禹先從低處下手豈惟朱子然矣即禹之所自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豈惟禹言然矣仲默於既載壺口之註曰禹之治水皆自下流始今也忽變其辭乃云導山導水一遵施功之次第不亦舛乎下流壅閼生靈墊溺禹乃西出雍州登岍山最高之峰以至岐荊抑

何義哉一鍤未試一斧未舉忽又逾河至于壺口雖手足
胼胝拘又何益治水功叙已詳諸州橫説豎説至再至三
必無是理
總之導也者道也引也順也禹之治水順水之性而因其
勢之自然也山以水分水以山別山條水脉交關互繫不
可捨山而論水也故先言山脉竭其首尾次論水脉别其
源流謂之導者謂禹功既畢九州山川莫不順勢以從道
孰使之然禹實爲之故謂之導也非謂禹牽山曳水東奔
西走如注所云也○導山之入于海山脉入海也導水之
入于海水流入海也

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梅云衆土謂壤墳壚又云大較三品成九州之賦。疏云民之常稅皆法三壤。蔡云土者財之自生非特穀土也周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又云土賦或及於四夷田賦則止於中國

則者法也如以此柯法彼柯也禹既分田爲三等以爲三壤又法三壤之制分賦爲三等三等九等即此之謂咸則三壤成賦中邦也田法賦法各爲一項而古今注說混而合之不可不辨

庶土交正者謂九州之土互相比較正爲九等交正者較正也較從交田法既正尤致慎於賦法此之謂庶土交正底慎財賦也田法不問土地美惡但徵什一其事猶易至於

賦法土之美惡民之盛衰貨之聚散歲之豐歉其所斂各有差等毫釐有錯民受其害故聖人於此尤兢兢然致慎也

錫土姓 梅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蔡云建諸侯。林氏云水土平可以封建諸侯也契封於商賜姓子稷封於邰賜姓姬

錫土姓者堯賞禹功也周語太子晉曰伯禹疏川封九山浚九川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 詩古訓文

見上堯典百姓條

禹平水土之前黃帝畫野分州百里之國已爲萬區堯舜因之巡守方岳羣后執玉雖洪水滔天巢居窟處而萬國

諸侯未必皆喪土失姓至是而大封諸侯普錫土姓析何

以哉錫土姓之義當從國語

百里賦納總梅云禾稾曰總入之供飼國馬又云銍謂禾穗又云秸藁也服稾役○疏云郊特牲云稾秸之設秸亦稾也去穗送稾易於送穗故爲遠彌輕也盖納粟之外斟酌納稾又云皆當什一○蔡云禾本全故總銍半稾也半稾去皮曰秸又服輸將之事總前二者而言

梅氏以總爲稾以飼國馬飼馬之義不可易也據周禮大府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也芻秣四郊者禹貢所謂百里也百里之賦納總非所以飼馬乎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彼亦郊遂之民供此芻茭之役也總与穗同禾束也与穖不同○梅氏以賦爲稅而以穗爲稾將

一井之稅惟稾是徵仍無秄粒乎賦之非稅亦已明矣○余謂連稾曰穗（截禾本）取穗曰銍（去其稾）去穎曰秸服（去穗中之骨）此鄭義也（見古訓）何以明之據聘禮禾三十車（鄭云稾實並刈曰禾）薪芻倍禾（芻草也）其所謂禾若云去稾其數太多（一車之禾爲千二百秉）若云去粒仍無秣粟（聘禮只有米）其爲連穗之稾審矣銍者短鎌也（說文云）必用短鎌者所以取穗（小爾雅云截穎謂之銍）此亦飼馬者也（義見下）秸者禾骨也（即禾稭）戞去其粒乃取其秸秸所以織席也（禮器云稾秸之設）粒本冒秸（黍稷類）非即秸服乎（粒之冒秸如衣服）秸服者麤粟也挼之摩之簸之揚之乃成粟也銍者稍也秣也禾尾曰稍（如木末曰梢弓末曰弰）禾末曰秣（字从末）二

百里納銍之制至周小變故周禮王畿之外三百里謂之稍賦見司會載師其官曰稍人地官屬其地所納以之飼馬故馬食穀曰稍秣見禮注斯可驗也先王之法貴人賤畜馬雖食穀勿令食精故馬食稍秣食禾穗之末人食粟米○秸服較精亦所以飼馬也馬有貴賤或者路馬之所食欤如欲養人必以粟輸也周禮委人云以稍聚待賓客若云穗銍秸三者並以飼馬馬食太多則先王之制動用馬畜萬乘之車厩馬四萬聘幣百兩見左傳厩馬四百單旅會同萬馬仰秣何謂太多○若云先王之時馬不食穀則聘禮禾三十車車三秅薪芻倍禾草曰芻鄭注曰薪從米芻從

禾掌客注亦云賈疏云薪可以炊爨故從米陳之芻可以食馬
故從禾陳之馬其不穀予唯是凶荒之歲略有裁減故曲
禮曰年穀不登馬不食穀少儀曰國家靡敝馬不常秣魯語
云季文子馬不食粟仲孫它馬食不過稂莠
若其納官之法各於其鄉納于有司如閭師旅師里宰委
人之等所在有之非京城之官也近郊之民則容自輸官其必遠輕
而近重者爲漕輓便也或船或輦官自爲之蔡乃欲使三
百里之民男負女戴車輸馬運以致京城之中亦已難矣
周禮稍人云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作其同徒輂輦○總之此法必有定率律法也
乃不害民先以卩率定其錢貝乃以穀物照率代納此之

謂賦也字从貝見冢宰九賦之注

田稅之中亦有馬食故國語仲尼之言曰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六百四十斛秉芻一百六十斗缶米十六斗不是過也○聘禮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即缶也庾也十籔曰秉一百六十斗四秉曰筥也鄭云刈禾盈手之秉也詩云彼有遺秉十筥曰稯音總禾束也十稯曰秅四百秉○鏞案秉芻之芻當作𥢶黍稷之穰也未治曰穰已治曰𥢶禾[illegible]也粟之不精者也一井之稅𥢶粟一百六十斗即一秉精米十六斗即一缶其餘禾稯而已聘禮十筥曰稯則稯亦似量器也然禾束不可斗量或以十筥之重衡之爲一稯歟秉亦然也

百里采地梅云供王事而已○蔡云采者卿大夫邑

王畿千里先王之定制也千里之外又取百里以作卿大夫之采邑有是理乎周禮家稍邦縣邦都之賦明在畿甸之內此皆王入之采地也故鄭註載師云家邑大夫之采地即稍地小都卿之采地即縣地大都公之采地即畺地則四郊之外無非采地周禮以公邑之田任甸地此或王子弟所食鄭注則不然何得侯服之土又取百里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其所食采邑皆在畿內見禮註未聞氾濫橫淩如注所云也梅說本出馬融見古訓○周禮九畿侯甸男畿之外乃有采畿是亦卿大夫之采地乎○

三百里夷梅云守平常之教蔡云皆夷狄之地○三百里蠻梅云以文德蠻來之○疏云羈縻其入蠻之言緡也○王氏云蠻慢也甚於夷矣

夷距王城一千八百里也蠻距王城二千三百里也夷者四夷之總名西南諸藩猶可為夷蠻者南夷之專稱他方不可通也先王之時幅員未廣故王制云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由是觀之虞夏之制北界甚短南界稍長所謂荒服惟南有之故曰三百里蠻明東西北三面距王城二千餘里無臣服之諸侯亦不入九州之管轄也余每謂五服之制但據道里遠近以別其名未必四出均平形如碁局如先儒所言也北方並無侯

服東方西方又無荒服蔡云當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非也馬鄭以來
其釋夷蠻之義迂曲陋劣梅何竊之
周禮職方九服之制先儒謂之方萬里倍於禹服蔡亦云皆
不稽之言也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求地中乃建王國制
畿千里則所謂九畿九服之法本據洛陽而制之者也然
今據通典以攷周制則洛陽四出不過二千里皆非周家
之地洛陽西去長安八百五十里南去郢都一千三百里東去營丘一千六百里北去幽陵一千七百里安
得四面疆理各至五千其所謂蠻夷鎮蕃第六七八九皆姑立
其制以待恢拓非眞王帛之會遂至九畿也大行人朝見之法止求要
服要服者蠻服第六服也○周禮九服先蠻後夷與禹貢不同者洛陽

比冀州近於西南蠻稍近而夷益遠也○若云洛陽為天下之中故四方均平形如棊局即大司馬所云國畿千里竝先疆理孰云洛陽有王畿千里乎先儒所言皆悠悠耳

二百里蔡（梅云蔡法也○蔡云蔡放也左傳云蔡蔡叔）二百里流（梅云流移也政教隨其俗○蔡云流放罪人之地）

蔡說是也然乎陽距幽州不滿二千五百里而亦云流共工于幽州則流有遠近（如明律）所謂五宅三居也○總之五服之制貫遠馬融鄭玄之等夥成諸說迂謬不經（見古訓）王肅辨之是矣（見正義）茲不復論

甘誓（疏云堯舜受禪啓獨繼父以此不服○蔡云孔氏亦臆度耳趙孟曰虞有三苗夏有觀扈）

孔疏非臆度淮南子馮衍賦早有其說見古訓

乃名六卿梅云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蔡云六卿之卿

梅註全襲周禮大司馬文何也孔安國之時周禮藏於秘府未經校正時儒皆不得見上詳堯典輯五瑞條安國何以得見此注兼是鄭說見古訓與雲仍同輩者安國何以預竊其文若云鄭竊鄭不見古文

六軍雖出於六鄉出師之時鄉大夫之必為其將周禮無文蔡註未必然也平時六鄉之卿苟有德望皆可為之軍旅之事必用武力奚必鄉大夫為將

六鄉之制因可講也鄭司農以百里之內為六鄉百里之

外爲六遂（鄉老注）鄭玄從之蓋以六鄉賞地或在於遠郊（司勳
載師文）故曲解如是賈逵馬融以五十里之內爲六鄉五十
里之外爲六遂（鄉老疏）比鄭雖賢亦五十步百步之間耳章
句腐儒閉門注經其迂陋如此○六鄉民戶不過爲七萬
五千天子之國四方百里乃止是乎六鄉者王城之內如
我邦之五部也六鄉三十州如我邦五部之四十八坊也
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而九分其國亦井田形也中爲
王宮左祖右社在其內故宮（正云宮中廟中則執燭）面朝後市九分除其三矣其
餘六分士民居之是謂六鄉故曰九分其國九鄉治之（考工
記）蓋王宮朝市別有三鄉掌其政禁左右六鄉六鄉治之

嘗如鄉大夫文也王宮之事冢宰主之故宮正屬焉面朝
之事司寇主之故朝士屬焉後市之事司徒主之故司市
屬焉○今攷鄉師之職大祭祀羞牛牲惟王城有大祭祀大喪帥
其民御匶治役我邦此役亦用五部民蒐田則以司徒之大旗致衆
庶司徒大旗惟王城有之徵令以木鐸徇於市朝市朝在王城以歲時巡
國及野國者王城也野者六遂也皆是王城之事凡在五十里百里之
地者無以然矣六鄉所在非即王城乎鄉師如我邦之漢城尹○小
司徒云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六鄉之非四郊亦已審矣百里
之內謂之四郊
鄉外曰遂故遂人職曰掌邦之野謂掌王城之外也乃鄭

玄以甸稍縣都謂之遂註遂人甸稍縣都者二百里至五百
里之地也誠如鄭說謂之六遂者何也六遂之民亦不過
七萬五千將王畿千里所函民戶止於十五萬而已乎大
不通矣漢元始二年三輔民戶合爲六十四萬七千一百七十九見地理志且考遂人之職
大喪帥六遂之役以屬六綍及窆陳役斯豈外官之所能
哉○孔穎達春秋疏云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
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國丘甲疏㊂其
必六遂者南郊北郊則封人掌其壇壝不許民居而場圃
園田士田賈田之等見載師容在其間惟王城左右各有三
遂如鄉法也王制不帥教者自鄉而郊自郊而遂与周禮不合

大抵六鄉六遂之制凡建王宮國都者所必取法而緣先儒誤解經文遂使良法美制永見廢棄今人讀書凡鄉三物鄉八刑鄉射鄉飲酒鄉薦賢能之類認之爲外邑之政而王宮國都之內都無可據之法而可爲國乎余故詳言之（王制不帥教者自國之右鄉移國之左鄉鄉在左右審矣）

威侮五行（梅云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蔡云鯀汨五行而殛死。毛云有扈謂啓私天下不以予賢故不服啓以五德三正皆天命而侮棄不遵是逆天命也）

溝洫井泉水之政也薪樵脂膏火之政也卝人採金鉄林人養材木司農之臣董勑稼穡金木土之政也受天之材謹而用之若不修其政暴殄其物是之謂汩陳是之謂威

侮也堯舜禹相傳授本不相克与五行之理何涉家語本是贋書其載孔子答季康子之言曰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包犧以木德王神農以火德王五帝配五行漢律歷志堯爲火德舜爲土德禹爲金德土生金斯皆鄒行五德之餘論不足述也炎帝以火紀官故謂之炎帝而必謂之火德王則以雲紀官者雲德王以鳥紀官者鳥德王乎大戴禮云黃帝節用水火材物反是者爲威侮五行

怠棄三正梅云廢天地人之正道○蔡云子丑寅之正又云三正迭建其來久矣舜協時月正日亦所以一正朔

梅說本出鄭玄蔡說本出馬融見古訓○正朔改建自殷始

也虞夏禪無用改革殷始克夏有改正也堯之時羲和分職舜之時巡守方岳皆是寅正蔡乃以協時月正日謂之改正可乎鄭玄謂堯正建丑舜正建子見古訓正月上日條此皆讖緯邪說若如其言使禹傳益益亦改正禪者亦改繼者亦改則有扈不服非由三正可知又何云怠棄三正乎三正之義姑從梅說○若以不改正爲怠棄三正則堯舜禹皆用建寅其爲怠棄孰大於是毛說極粗

左傳魯梓愼之言曰火出謂心星昏見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昭十七改正自殷始也○世以夏正爲人正然梓愼之言又曰夏數得天杜云得天正是又以夏正爲天正

与緯家不同

湯誓○王曰梅云稱王則比桀於一夫○疏云湯於伐桀之時始稱王○蔡云王曰者史臣追述之稱

禮記謂武王於牧野既事而退追王三王不以卑臨尊大傳文明武王克商之後始稱王也武王尚然况於湯乎

盤庚○大享于先王○梅云大享烝嘗也

周禮司勲凡有功者祭於大烝○賈云書注以大享爲烝嘗或周時直於烝時祭功臣殷時烝嘗异祭此云烝嘗可乎王制天子諸侯皆祫嘗祫烝而禮器鄭註以大饗爲祫祭禮器云大饗并王事与故梅註如是也然三代之禮皆殷質周文殷簡周繁周只祭烝而殷並烝嘗無

是理也單烝未嘗非大享則不可以盤庚之言謂烝嘗並祭○且禮器所云大饗未必非單指烝祭也嘗者嘗新而已烝者衆物畢具也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似指烝祭而言○我邦功臣配享四時並祭蓋与周禮異矣

高宗肜日 蔡云蓋祭禰廟也序言湯廟者非是

書序乃孔子所作不容有誤咎在豊昵而災見湯祭有何不可古訓不可易也○鼎卦之象曰雉膏不食雉者鼎實也序云飛雉升鼎雉自外來明鼎實無雉其祭不豊何得云非祭湯

西伯戡黎 蔡云或曰西伯武王也○問陳少南呂伯恭薛季隆以爲武王吴才老亦曰乘

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

黎恐是伐紂時事朱子曰此等無證據可且缺之

○黎○或○作○鼇○或○作○阢○或○作○飢見古剅○或○以○形○轉○或○以○聲○轉○而○考○其○事○實○無○不○相○合○豈○可○曰○武○王○時○事殷本紀云西伯伐飢國祖伊奔告周本紀云西伯出自羑里三年敗耆國祖伊告紂宋世家亦云書大傳亦云文王伐耆非無證也○若云文王恭守臣節不得伐近畿諸侯則當時方伯之法凡諸侯有罪本得專征若管仲所云五侯九伯女實征之者是也見左傳黎苟有罪何爲不伐

左傳昭四年椒舉之言曰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杜云黎東夷國名黎君盖導紂爲惡荒于游畋故西伯戡之也又昭十

一年叔向之言曰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杜云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故伐而克之由是觀之西伯伐黎爲東夷報仇也此是殷周興亾之機故忠臣憂之史記謂文王伐黎滅之然黎仍不滅以至春秋式微序云黎侯寓衞即此黎也故書注詩注皆云黎國在上黨壺關非有二也左傳伯宗數赤狄路氏之罪云奪黎氏地宣十五

微子○吾家耄遜于荒梅云在家耄亂故欲遜出蔡云吾家老成之人皆遯

梅固未允蔡亦未當殷有三仁夫子所言更有何人無名沒字又遜荒野○家耄謂王室之老物也微子若曰吾以

家耄今將遜荒爾何無指告也

犧牷牲用梅云牛羊曰牲器實曰用。蔡以用屬下句。毛云用者黍稷也鼎實曰牲器實曰用兩漢屬讀安可改之

鼎實器實之謂之牲用原是古法按左傳周伯輿大夫瑕禽之言曰昔平王東遷七姓從王牲用備具襄十年舊讀有據也杜註孔疏不知互證

牧誓○司徒司馬司空亞旅梅云亞次旅衆也。疏云其時六卿具否不可得知。蔡云大國三卿亞者卿之貳大夫是也旅者卿之屬士是也

立政舉文王之官亦惟司徒司馬司空三卿而已當時只有三卿可知也文王雖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恪守侯度仍

守三卿之制梓材亦只此三卿非如後世僭竊之類數郡纔得名號已濫也卽此三卿已自宣父之時有之故緜詩曰乃召司空乃召司徒春秋之時諸侯猶不敢六軍故僖二十八年晉增作三軍名曰三行以辟六軍之名斯可驗也

天子六鄉六遂故六軍大國三鄉三遂故三軍據費誓此舉三卿者三軍之將也詳上甘誓條◯亞旅亦軍帥之名非有二人一亞一旅也據春秋傳魯成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三帥大夫晉司馬司空與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成二年○杜云與帥主兵車候正主斥候亞旅亦大夫亞旅非官名乎又文十五年宋華耦來盟請命于亞旅立政亞旅亦此官也◯武王以前六鄉之

卿在內則爲鄉大夫出師則爲軍將故牧誓仍召三卿更無三軍之將如甘誓之法春秋之時臨軍擇人以爲軍將又擇三人以爲亞將又有六人爲三軍大夫故邲之戰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亞旅疑即佐軍者之稱周頌云侯亞侯旅与此不同

洪範蔡云漢志云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

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此二者蓋易道之所本与洪範何干河圖洛書凡有五變其始也只是河出圖

洛出書二句而已一變而有龍馬神龜之說出緯書禮運亦云河出馬
圖再變而爲畫八卦陳洪範之說見漢書三變而爲天苞地
符之書春秋緯四變而爲五十五點四十五點黑白之圖陳摶
始爲之五變而以大衍配五十五點而作圖以洪範配四十
五點而作圖見大全其說紛綸錯綜不可究詰而今人認之
爲天地正理無出此右道學宗旨都在此中誠可歎也河
圖屢見聖經而旣與天球弘璧東西陳列則要是玉石之
班文洛書亦然然且兩漢以來皆以河圖爲九數洛書爲
六數故河圖九卷洛書六卷明載緯書春秋緯郎堯夫亦以
河圖爲圓數洛書爲方數圓者九也方者六也今以洪範

九疇配於洛書六數可乎今所傳洛書黑白之圖毛氏謂出於明堂九宮之法然所謂明堂九宮之法亦不必戴一履九左三右七總之河圖洛書之說毛氏疏濬源委辭開蒙蔀有斬關奪將之功其言不可廢也茲不贅

洪範九疇 梅云 疇類也

疇者田區也宋元諸儒所作洪範九疇之圖或圓或方三枝六極或配五行或配八卦其法不一而皆以五行爲正北方以五福爲正南方八政在東稽疑在西終日玩究絕無義理安得爲皇王之大法哉

洪範九疇雖不可分配如是若其一二三四之序不可

以數目次第別其弟凡五行不必最尊五福不必居末余謂夏禹之法惟九是用井田國都皆作九區禹都九區故甘誓有六鄉之卿而仍用方形不用圓體則此洪範九疇亦必列爲九區形如井田如是然後其相應相關之妙始有可觀疇也者田區也

如下圖皇極在內建中建極於是上律天時下馭人衆此所以戴五紀而履三德也剛克柔克作福作威皆馭衆之法恭己端本以合和氣此人主密切之功驗也左五事者恭己而端本也右庶徵者和氣致祥乖氣致災也此所以左右照應而事徵相通也此四者於人君最密最切故上下左右陳以正

一五行 水 潤下 火 炎上 木 曲直 金 從革 土 稼穡	四五紀 歲 月 日 星辰 曆數	七稽疑 雨 霽 貞 蒙 悔 驛 克
二五事 貌 恭肅 言 從乂 視 明哲 聽 聰謀 思 睿聖	五皇極	八庶徵 雨 肅 狂 暘 乂 僭 燠 哲 豫 寒 謀 急 風 聖 蒙
三八政 食 司徒 貨 司寇 祀 賓 司空 師	六三德 正直 作福 剛克 作威 柔克 玉食	九福極 壽 凶短折 富 疾 康寧 憂 攸好德 貧 考終命 惡 弱

列其餘四疇折可爲次故陳之隅角也然且天生材物謂之五行受而用之謂之八政故五行戴之在上所以尊天賜也八政履之在下所以表人道也此一与三相應之妙也吉凶未

著仰詢天心謂之稽疑禍福已判俯驗人事謂之福極在天者戴之在上在人者履之在下此又七与九相應之妙也此之謂天道史記云武王訪問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此之謂大法疇也者田區也

天乃錫禹梅云天与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蔡云天出書于洛禹別之以爲洪範

洪範九疇勿論是圖是書原在天上王京而後帝得以怒則不畀悅則錫之今據梅蔡之說洪範九疇禹實作之此禹物非天物何得云帝乃不畀乎鯀死而後禹作洪範帝雖欲錫鯀得乎若云洛書洪範可得通名天生金凫氏鑄

之爲鍾可云天錫洪鍾天生穀儀狄釀之爲酒可云天錫美酒乎河圖洛書者八卦之所本於洪範無与也

帝謂文王未必諄諄然命之天作高山未必陝陝然築之不曰天奪其魂乎行事罔不錯亂不曰天誘其衷乎至道以之啓發洪範九疇本非天書安得天錫如宋眞宗之事

初一曰五行 蔡云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

五行不言用明其用爲八政也五行本諸天質而立名八政推諸人用而列目故其文不同〇一五行者爲与八政五福點之四角 義見上 非以尊崇五行蔡云尊而爲首則皇極居第五不太孚否若云皇極最尊則必近於皇極者爲

次尊以此相亞則五行五福乃反居末請試思之且五行亦何常之有周易以天地水火爲四正表記以天火水土爲四元禮運以水火金木爲四用佛家以地水火風爲四大邵氏以水火土石爲四質春秋傳以木火金水土爲五正昭二十九年蔡墨之言又以木金水火土爲五材凡再見又以水火金木土穀爲六府今禹謨鄭語史伯之言以土金木水火爲五和曲禮以金石草木土獸爲六材又以水土草木器貨爲六府考工記以金木皮玉土爲五材周禮天官以金木玉石珠象羽革爲八材可四可五可六可八別無深理隱伏其中又何必尊之崇之哉

班固馬融以初一至六極爲洛書本文見古訓審如是也此
天書也夫造字者蒼頡而天用其字天也与哉
一曰水梅云一二三四五皆其生數
以高下之位次則火最尊表記云火尊而不親以四時之配合則木
冣先而洪範兩違之者明五行爲材物但可雜取未有序
次故郤鋉釋夏書九歌之義木金改作金木文七年未必郤
鋉不識生數爲此耄亂也郤鋉之言今也儼爲聖經謂之
禹謨則禹所自言其可敬可信過于箕子所陳而却与生
數不合又何故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之說出於雜緯絕
無義理不足辨也

水曰潤下蔡云潤下者潤而又下也炎上者炎而又上也從革者從而又革也
字義均適方爲雙文世未有潤下二字可作雙文者水之
爲用能潤在下之物詩云芃芃黍苗陰雨膏之美潤下也
詩云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傷不能潤上也見余詩講義易曰水
流濕火就燥文例正与此同○所貴乎木者其曲者爲輪
爲棟其直者爲輮爲柱所以云曲直也所貴乎金者以能
從人之所革也鑄之爲鍾金從焉革而爲鏤亦從焉此之
謂從革也馬融云金之性從人○總之五行所列皆主利
用故不論本性若論本性水當曰濕冷火當曰燥熱木以
柔升金以剛墜曲直從革非論性之言也不獨稼穡爲然

一曰貌疏云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又云震爲足兌爲口离爲目坎爲耳○蔡云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

五事自五事与五行絶不相涉箕子於此夢所未到若如孔說五行之序乃爲木金火水土蔡所悶在此也若如蔡說說卦物象以震兌离坎爲行言視聽者爲背理之言也箕子當時若有一毫半點以五配五之念一曰聽二曰視三曰貌四曰言五曰思當如衆願其奈惟道是陳無意配合故彼此乖錯各成一段使漢儒宋儒勞苦如此將奈何哉○以五事配五行天下自此多事伏勝董仲舒劉向劉歆許商之等包括天地搜羅萬物一歸之於五行之徵應

摘拔詩書穿鑿易禮蒐獵春秋孝經百家之書一歸之於五行之妖祥誣罔聖經誑惑人主而壹以是洪範爲本於是談易者捨說卦正理而立飛伏六神以入鬼道論兵者棄鄉遂美制而作鳥蛇八陣以欺愚俗堪輿斗數竒門六壬遁甲之等千妖百怪可誅可殺之術皆自託於聖經嗟乎哀哉箕子爲天下萬世不忍私其道一陳於武王之前而其流弊遺毒一至如此豈箕子夢寐之所到哉

四曰司空 梅云主空土以居民

空土之訓本出馬融見古訓先王之法畫地爲井以生五穀凡土之可以田者田之其不可田者乃爲空土故司空

主山澤荒地凡五金八石草木之政司空主之又相郊野之空地以居四民空土之義有所本也但冬官亡無以詳矣

與猶堂集卷之三十五

洌水 丁鏞 述

尚書知遠錄 五

洪範下○五。皇極 梅云大中之道○蔡云皇君也極猶北極之極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

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周禮云設官分職以爲民極皆此義也北辰曰北極北極者衆星之樞紐也易曰易有太極五十策之全體卽兩儀四象之所自出也見易箋○梅氏訓皇爲大余謂太上至大曰皇四方歸正曰王皆君稱也汝則專指武王也陳說皇王之道而使武王遵之故錯雜

稱之皇極汝極皇則受之汝則錫之王道王路名稱不一

君之所以爲君以五福之權在君也五福出於天其斂錫之權在君也總攬此權則可以建極此權下移皇極乃亾茲所以首戒之也權之下移必由淫朋次戒之也○賞罰分爲三等有猷有爲者上也不協不離者中也上等中等皆所錫福唯下等罰之無虐煢獨而畏高明卽黜罰之法也高明謂尊顯之人容忍貪戾害及煢獨則君虐之也二賞一罰馭下以寛也人之有能一節申戒之也當別爲一節

旣富方穀梅云旣以爵祿富之又以善道接之○蔡云有祿可仰然後可責其爲善

忠信重祿所以勸士蔡訓極是○我邦制祿其在國初已

極殘薄壬辰兵禍之後日漸剋削至。健陵朝宰臣鄭民始又加鐫減堂下侍從之臣都無祿俸堂下侍從僅食十斗故晝夜勞奔冀得一郡及維郡符唯以剝割爲事然且惴惴然猶恐失之故於奸吏猾胥蒲鞭不行玆所以民日益困吏日益橫而莫之如何也斯唯聖人之言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正人猶言衆正謂百官也亦言師尹師衆也尹正也

于帝其訓之訓也梅云天且其順而況于人乎○蔡云天

訓者順也馬融王肅皆如此說見古訓不可易也詩云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于帝其訓明天道

六三德梅云世平安用正直治之又云沈潛謂地高明爲天○蔡云沈潛不及中者也高明

過中者也

三德者王者馭世之術也以直道待平人以剛德伏彊梗以柔德接和順此三德也下二句人主所自治也本性沈潛則務爲剛克以馭衆本性高明則務爲柔克以綏衆皆至理也甯嬴之戒陽處父（文五年）其意亦然（沈潛如漢文帝高明如武帝）

惟辟王食（上）梅云美食○蔡云王食者下之所以奉王食之義焉鄭以來從來誤解（見古訓）周禮天官王府共王之食王（鄭司農云當食王屑非也）蓋以圭璧之屬置之飯中也故僖負羈之妻爲重耳進飧寘璧謂重耳終爲人辟享此王食也（楚語云鄭饗伍舉以璧侑此非禮也）○惟辟王食者設喻之言也王食有形

雖權臣貴戚皆知不犯威福無形奸濫者犯之無難箕子之言若曰人臣之不敢作威作福猶其不敢玉食此以有形喻無形也○五皇極節句句叶韻六三德亦然德直克福食國僻忒

曰雨曰霽蔡云雨爲水霽爲火蒙爲木驛爲金克爲土

凡天下之可以附會者漢儒悉已爬櫛以配五行唯雨霽蒙驛猶未有之仲默可謂發前人之所未發然且孔壁古本蒙居第四驛居第三故宋世家載洪範則曰雨曰濟曰涕曰霧曰克也涕圛周禮注引洪範則曰雨曰濟曰圛曰蟊曰剋見古訓蒙驛之爲三四者梅賾之贋本也三四既差金

木將挾蔡將何解執贋物硏幾鑽堅曰木曰金豈不可歎

八庶徵蔡云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圖說云庶徵不与五相乘故不言五

震足兌口離目坎耳明載說卦不可移易故漢儒庶徵之解不得不一從說卦雖木金火水与水火木金乘逆不合有不可恤付默乃欲顚倒牽强威力巧合不亦誣乎雨暘者陰晴也春夏秋冬皆有陰晴偏屬一時抑何義理漢儒偏主春秋則冬夏仍無甘雨付默偏主冬夏則春秋遂無晴日豈理也哉要之箕子當時兩說各陳以五配五夢所未到如其不然序次乘錯豈至如是○不言五徵而云庶徵者不惟休徵亦有咎徵故不可云單五也

五行傳曰	作	咎	罰	極	妖	孽	𤯝	痾	眚祥	沴	福
一曰貌	恭肅	不恭	狂恆雨	惡	服	龜	雞	下體生上	青	金沴木	攸好德
二曰言	從乂	不從	僭恆陽	憂	詩	介蟲	犬	口舌	白	木沴金	康寧
三曰視	明哲	不明	舒恆奧	疾	草	蠃蟲	羊	目	赤	水沴火	壽
四曰聽	聰謀	不聰	急恆寒	貧	鼓	魚	豕	耳	黑	火沴水	富
五曰思	睿聖	不睿	霿恆風	凶短折	脂夜	華	牛	心腹	黃	金木水火沴土	考終命
極	建	不極	眊恆陰	弱	射	龍蛇	馬	下人伐上			

右伏生五行傳分配之序也○劉歆頗有改正大傳蟲孽之序龜介蠃魚華也劉歆鱗毛羽介蠃也六畜之𤯝羊雞相換下體生上之痾改之曰鼻痾此其所異也

漢書五行志所載諸說誣罔夸誕不可悉辨余試括之爲五行表潛心細玩彌見其破綻無理龜与介蟲分爲二物將龜甲非介乎服妖屬木草妖屬火將草非木乎貌言視聽皆屬皇躬皇之不極何立別門六極六畜各賸其一以其零餘歸之皇極皇極不困乎最有一段奇觀震爲足故貌之不恭曰下體生上下體生上者以足爲貌也劉歆蓋其父愆改之曰鼻痾將震爲鼻乎大夢方濃父子異論沈酔未醒師弟聚訟卽一雉登鼎甲者曰耳不聽之咎乙者曰目不明之孼棼然淆亂門戶以裂豈不大可哀哉傅會羅織以擊大臣則揚惲王商之等皆如草薙而禽獮五行

豈如是之物乎
曰豫恒燠若梅云君行逸豫則常燠順之○蔡云豫急也
孔壁古本有舒無豫曰豫者悔之屢也史記宋世家漢書
五行志何休公羊注鄭玄王肅之本皆作舒見古訓不可易
也舒急相反燠寒相對豫之謂何
若者語詞也訓之爲順恐不通時雨若可矣恒雨若何也
王省惟歲蘇軾云王省惟歲至則以風雨皆五紀之文當在五曰曆數之後○毛云微子世家載洪範与經文並無異同又何曾有一字移易
皇極居中四通八達上律天時左事右徵義見上何必一疇
之文限域如是蘇說陋矣

九五福洪邁云五皇極中如斂時五福至于攸好德汝則錫之福皆九五福之文而脫簡

洪說非也皇極以三德馭衆使之奔走效力於八政乃以五福六極福之威之此三六九之所以平列下層也寧有脫簡

金縢〇未可以戚我先王梅云未可以死近先王疏云死則神与先王相近〇蔡云未可以憂惱我先王

戚傷悲也周公言未可以感動我先王使之傷悲以冀保祐乎〇下文禱詞都是使先王傷悲之語周公苟以是爲慮則斥二公之良策乃反抱薪以救火乎

是有丕子之責于天疏云責謂負人物也負天一大子必須一子死則以旦代

之。蔡云武王爲天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徐仲山云元孫實天之太子也其責甚重不可死則且請代耳

徐仲山說平順無病鄭玄說亦迂曲見古訓

乃卜三龜梅云以三王之龜卜一相因而吉。疏云三代之法並用之故知三王之龜。朱子曰或云三王前各一龜卜之。蔡云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三龜者三人所卜之龜也

周禮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賈疏云玉兆爲夏瓦兆爲殷原兆爲周。梅所云三王之龜謂此三兆之龜也朱子所謂或云者即梅說而梅意則不然。三兆之龜各有兆書故啓籥見書乃並是吉。太王王季既無別本兆書何知並吉。蔡說絕無所據。占者三人卜筮者何至三人此經蓋特例也晉趙鞅卜

救鄭遇水火之兆而史趙史墨史龜三人各以其意占之〔哀八年〕洪範所謂三人占此之謂也蔡乃云每卜必立三人可乎

及其羣弟〔梅云蔡叔霍叔〕

至寃者霍叔也已見前編〔蔡仲之命條〕

我之弗辟〔梅云我弗以法法三叔則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蔡云辟讀爲避鄭氏詩箋言避居東都是也〕

朱子曰馬鄭以爲東行避謗乃鄙生腐儒不達時務之說〔又答董銖之問曰辟字當從古註說又答蔡沈帖云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

鏞案梅氏於此訓辟爲法仍以其手作蔡仲之命僞云致辟管叔仲黙既

信梅經謂蔡仲之命不從梅傳謂此經兩無當矣我之弗辟司馬遷本有明解魯世家曰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所以不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反周無以告我先王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書故堯典金縢多孔義見漢書正謂此類也朱子旣以馬鄭之說爲鄙生腐儒之論其答蔡沈之帖遽變前見此後學之深恨也

居東二年梅云周公旣告二公遂東征之○蔡云居東居國之東也孔氏以居東爲東征非也

居東東征大訟也諸家角立異說蝟興學者惑焉玆括衆說爲從橫表如左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鄭玄說	武王崩成王年十歲○周公爲冢宰○周書云武王十二月崩		成王年十二服喪三年畢十二月畢	周公將攝位二叔流言公避居東都
梅傳說	武王崩○明堂位疏云成王年十三	周公攝政二叔流言周公東征	東征二年罪人斯得○二年秋風雷王出郊	明堂位疏云東征三年克之成王年十六攝政之三年也
朱子函註	武王崩	成王立周公相之二叔流言周公東征	周公東征二年誅二叔○貽鴟鴞	周公居東三年風雷王迎公○周公作東山以勞歸士
蔡沈說	武王崩	周公攝政二叔流言公避居國東	居東二年王知流言者爲管蔡○公貽鴟鴞○風雷王迎公	三叔反成王命周公征
魯世家	武王崩周公踐祚攝政	二叔流言公奉王命東伐	公誅管蔡封康叔寧淮夷○東土二年畢定○公作鴟鴞	周本紀云周公討管蔡三年而畢定
綱目前編	武王崩	成王元年周公踐阼二叔流言周公居東	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	公居東貽鴟鴞○王迎公○二叔反周公東征誅之○公作東山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成王盡拘周公屬黨○卽罪人斯得○公賦鴟鴞	秋風雷王迎公○卽居攝元年成王年十五	居攝二年周公誅二叔	居攝三年周公伐淮夷踐奄
			明堂位疏云攝政七年營洛邑封康叔而致政時成王年二十故洛誥傳云成王年二十
東征二年	東征三年		
			二月召公相洛○三月周公營洛○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其後周公奔楚反作無逸周官而卒○卒後風雷王開金縢王出郊
周公作立政○王伐淮踐奄	遷奄君遷殷民作多方	制禮樂	召公相洛周公營洛○明年周公分正東郊○其後三年周公作無逸而薨葬于畢

避居東方之說始作俑者鄭玄也今詳鄭玄之說其迂曲謬戾不一其端古者三年聽政之法新王非不即位但其命令聽於冢宰故堯崩明年舜已即位見月正元日條鄭氏但執孟子舜禹避居之說乃云三年喪畢始謀攝政不已晚乎其謬妄一也史記云成王七年始營洛邑周本紀魯世家書大傳云攝政五年營成周見古訓喪畢之初本無東都安所避居其謬妄二也周公雖出二公在內同心輔政盡拘囚周公屬黨抑何事也成王年方十四元老大臣何不諫止其謬妄三也事已至此情志不孚作詩譏王抑又何益既以拘囚屬黨爲既取我子則鴟鴞者成王也以此詩言救其臣屬

有是理乎其謬妄四也風雷感應雖幸歸國始以攝位之
故遭此狼狽曾未幾何不悛不懲又復居攝一何貪濁其
謬妄五也周公既出王乃親征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既三
年矣年益以長智益以廣乃令居攝有是理乎其謬妄六
也毛大可亦以八條攻鄭總之周公當時安得避居文王諸子周公
最賢與師伐紂命叔監殷革大命移神器宗廟社稷百官
羣后天下萬事皆出周公唯武王爲王耳武王既崩周公
仍是周公非如庶姓外臣乘國家不幸之會盜弄威福或
遭人言佯作畏避之狀者周公安得避居周公霎時暫避
即家傾國滅天命去人心散土崩瓦解天翻地覆周公安

得避居周公心事觀於大誥一篇可以知之鄭說其可用
乎
梅註以居東爲東征此則是矣以秋大熟爲東征二年之
秋此其誤處也○朱子豳風之註當爲正論朱子他說未
敢從也
蔡氏謂周公避居國東國東者何處也欲使周公留之近
地以便親迎之禮柰事實不合何哉鴟鴞鴟鴞旣取我子
鴟鴞明是武庚我子明是二叔雖辯如儀衍無以易此義
也旣貽此詩則武庚旣畔矣二叔旣誅矣周公旣東征矣
仲默乃云避居國東以詩貽王及大風雷親迎之後二叔

乃時周公乃東征將奈鴟鴞詩何以我私慾變幻古事其有合乎

魯世家謂東土二年畢定亦非也詩云自我不見于今三年當從周本紀（）周公居東二年旣誅管蔡當即反命其所以更遲一年者淮夷商奄餘孽未平也若如先儒之說則東事雖畢王疑未釋周公擁兵逗留不敢歸國有若樂毅之在齊信陵之在趙烏足爲周公哉

罪人斯得 蔡云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爲誰

今詳大誥一篇東征之初周公已知管蔡啓商說見下但其流言之根苗脈絡猶未覈實及至二年旣誅管蔡則流言

一事端緒畢露而王亦洞知故曰罪人斯得斯得也者王得之也

王亦未敢誚公 梅云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

流言之初不知根苗成王以婦孺之見不免驚疑及夫管蔡既誅東事既畢則周公得作詩言志以明東征之本意而王誚遂息矣◎此後成王餽禾于兵所 孔疏謂歸禾在滕之後非矣 周公作嘉禾情志交孚兩無嫌惡但不能深知聖德矣

其新逆 梅云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蔡云鄭氏詩箋云親迎周公鄭學出於伏生當以親為正

新逆親迎姑捨是節 見下 鄭學出於伏生是何言也仲默但

執注疏一部刪潤取捨而儒林傳授之統全不滓孜有此妄發詳覽孔疏則可知鄭學淵源以此言之注疏一部仲默亦未嘗詳看

王出郊○梅云郊以王幣謝天○蔡云出郊即親迎毛云王出郊郊天也

蔡氏之改新逆爲親迎者恃此王出郊一句也然周公不在國東則王出郊不足爲親迎之案何者周公旣誅武庚猶留殷都殷都者晉之汲郡也案通典汲郡去西京二千九百九十里殷鎬之間二千里也成王馳驛遣使周公倍道疾驅非一月不能往迴也大風一月不息及至出郊之日始乃反風有是理乎鄭氏梅氏之必以出郊爲郊天良以是也

然郊天之禮未有定時何得走作如是春秋書郊者九其四正月其四四月左傳曰啓蟄而郊（桓五年）四月亦非禮也故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襄七年）其云啓蟄而郊者謂郊禮雖晩不踰啓蟄也故公羊氏曰郊用正月（成十七）穀梁氏曰郊自正月至于三月（哀元年）古者驚蟄爲寅月之氣（与雨水相易）故漢書律暦志驚蟄承立春之後以此觀之子丑寅三月之外郊皆非禮也故九月用郊春秋譏之（成十七）今當禾熟之秋猝舉非禮之祭而乃謂之國家之禮可乎然且郊不可猝舉也郊牛在滌三月郊日必用上辛見風聞雷咄嗟辦郊有是理乎善乎

何休之言尸衣服不修不可以祭車馬不備不可以祭天
氣上升地氣下降不可以祭郊之謂也故天子之祭天也
巡方則用柴禮出師則用類禮柴與類固無定時郊不可
猝舉也
然則奈何新逆者親迎也（馬融云）出郊者迎公也（蔡沈云）但王
之此行非出郊而止也公不在郊郊不可遇公也適其時
也公歸有期王逆之于中行也王纔出郊天已反風王之
既遠禾則盡起也王既東出二公留守故其命邦人二公
命之也
魯世家謂周公卒後風雷啓滕此本書大傳之說也（見古訓）

梅福谷永並宗是義乃云葬不以禮以速天怒見漢書也無理也若如此說周公生前成王疑怒未釋洛誥問答都是假設立政無逸乃爲空言其將置成王於何地乎總由王出郊一句見解不同致此葛藤也

大誥〇序曰三監梅云三監管蔡商〇蔡云武王命三叔監殷三監官名見王制管蔡二人爲三監如壺關三老未必是三人見前篇梅乃坐盜以守贓蔡乃壓良以爲賤霍叔寃不亦謬乎

猷大誥梅云順大道以誥天下此篇如軍旅誓衆之體但反覆陳說惟是東征之本意而

坐作進退之節無所約東故其文爲誥也曰爾多方越爾御事曰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与甘誓之名六卿牧誓之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亞旅師氏同一體段篇末結之曰誕以爾東征斯可驗也梅蔡皆以爲大誥天下不亦疎乎

寧王遺我大寶龜梅云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蔡云武王也

康誥酒誥凡稱文王處皆云文王不應大誥獨稱寧王且曰成乃寧考圖功曰極卒寧王圖事皆非指文王也武王始革殷命圖功圖事於文王何有蔡說是也

亦惟在王宮梅云言四國不安亦在天子諸侯教化之過○蔡云謂三叔不睦

周公之誅管蔡當時之人亦皆疑之故邦君庶士議論紛騰也在王宮者羣弟之在內流言以惑王聽者也邦君室者管叔蔡叔已受封爵也上云知我國有疵下云無毖于恤（無用勞心于顧恤也言當大義滅親不暇相恤）又云胥伐于厥室皆指管蔡而言

天惟喪殷若穡夫（蔡云天之喪殷若農夫之去草必絕其根本）

蔡說非也若穡夫下句之起句也今我周之事如農夫之始耕予敢不終畝乎○左傳引周任之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隱六年）此亦以爲國者譬於農夫蔡氏旣用此語乃違其旨

何也

吳語申胥曰昔吾先王逹於上帝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以立名於荆亦以先王譬於農夫

康誥 蔡云武王誥命爲衛侯篇題甚長不盡録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天地之大義也然舜攝政周公攝政此兩事載之聖經著之正史不可曰無是事請問攝政之禮宜如何而可也若一名一器都無假借恪守常分一毫無越恭則有矣攝之謂何喪禮攝主則實行主人之事迎賓送賓哭踊拜稽如主人祭禮攝主則實行主人之事初獻三侑酬酢嘏胙如主人昏禮攝大夫則實用大夫之摯

軍禮攝上將則實建上將之旗如其不然不得名攝此易知之理也仲默謂周公以冢宰總百工而已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啓之見洛誥流弊遺毒至於王莽則有之而周公居攝不可諱也明堂位曰天子負扆南鄉而立三公北面東上諸侯西面北上皆孟浪之言乎鄭云天子卽周公魯世家曰周公南面背依以朝諸侯七年之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皆齊諧之言乎若使周公冢宰而已則及其旣沒禘嚳郊稷九章八佾禮樂文釆純用天子之物抑何故也二千年來百家衆說何得以一筆掃之周公姑捨舜東巡守至于岱宗爲用百揆禮乎抑用天子禮乎五王三

帛以見百揆其禮過恭同律協時歸格藝祖其禮太僭仲
默何以處之天無二日將如堯何若云舜則可攝周公不
可攝其言偏畸不公不足以折鄭玄也
仲默專據周本紀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布茲席一段謂
康叔之封在武王之時然周本紀此節亟稱武王將武王
此時已謚爲武于魯世家曰周公奉成王命誅管叔殺武
庚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衛世家曰周公以成王命殺
武庚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同一史遷之筆奚獨
周本紀是據于然且周本紀一篇仲默亦未嘗畢覽耳不
過數策之後即曰周公奉成王命誅武庚管叔收殷餘民

以封少弟封爲衞康叔斯則不足爲周本紀乎若云一家之言不可專信則春秋傳祝鮀之言曰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殷民七族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定四年）祝鮀衞人其國之故不容誤認不惟是也衞成公欲祀夏后相（帝丘本夏虛）甯武子曰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僖三十一年）甯亦衞人亦以封衞爲成王周公之命仲默將奈何不應左馬二家俱作子虛之賦而惟獨仲默詳知此事且仲默耄矣武王克商仍以其地授之武

庚厥命管蔡使之監制更有何地插此康叔不揆本末不顧前後但執周本紀一片遂定四十八字爲洛誥脫簡遂定書序謂非孔子所作遂定康誥酒誥梓材諸篇當在金縢之前不既妄乎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蘇軾云此洛誥之文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

他經容有脫簡尚書則必無是也伏壁書久已行世孔壁書始出入間雖有脫簡不應兩脫何况劉向父子字字校正句句比勘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或脫二十五字或脫二十二字皆記之適曆載之史志（漢書藝文志）管籥有掌契券不磨安得洛誥脫簡誤冠康誥而蒙然不察至蘇子瞻

而始覺哉子瞻溺於內典以其餘力津涉六經故以若聽明所言多此類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梅云言王使我命其弟封○蔡云王武王非是也舊說以成王命誥康叔者

王之非武王史記左傳確證難破不容更說既非武王應爲成王然叔父非朕弟今王非寡兄何況天子於同姓諸侯凡係尊屬皆稱伯父叔父字而不名文侯之命曰父義和晉文公之命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見左傳聘禮曰伯父無事歸寧爾邦漽考經典其文歷然今詳此篇王曰封王曰封如呼小兒甚則曰小子封小子封成王安得如是若

如鄭玄之說謂周公稱王見古訓不惟天無二日孔子作書
序大書特書曰成王以殷餘民封康叔王者成王也豈周
公之謂乎
然則奈何攝政之禮因可知也詔誥誓戒皆自己出一如
眞天子惟其名非王耳故舜受終以來所爲皆天子之事
然仍未嘗稱帝及至堯崩之後史臣猶書舜曰以之別堯
而後乃書帝曰舜既不帝則周公亦不王矣言必稱王曰
者上有王在也王曰之下自言其言者我今攝政王方幼
冲直作王言民則不信也我言卽王言我心卽王心言出
於我而謂之王曰有何不可此攝政之法也○其必上戴

○王曰而下爲我言者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不王不諸不

○王不封其敢以周公之命而命之乎

○祔祭祝曰孝子某用尹祭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

甫鄭云告之兩王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文例大略相似

○乃寡兄勗之兄梅云汝寡有之兄武王○蔡云汝寡德

○寡兄者周公自稱也殪戎殷者武王也然文王誕受厥命

○武王克成厥志既稱殪殷則武王在其中也惟是誅武庚

○取殷地則周公之事非武王之事故繼之曰乃寡兄勗肆

○汝小子封在茲東土詳觀東土之句可知寡兄爲周公○

厥邦者殷邦也厥民者殷民也承上殪戎文殷邦殷民之惟時

順叙節乃兄周公之所勉力此皆誅武庚收殷民之說於武
王何與哉以成王命康叔而稱武王曰寡兄天下無此事
也蔡氏之大變通安得不起
攝政之法因可知也遂以己意代為王言實主實君惟名
不王耳

敬明乃罰 蔡云此下謹罰也

左傳祝鮀之言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
司寇聃季為司空定四年毛大可謂康叔留于畿內代蘇忿
生為司寇至封衛時猶兼其官故誥屢及之（鏞案衛世
家周公既封康叔康叔之國能和集其民成王既長舉康

敘爲周司寇此信史也安得封衛之初已兼司寇下文曰
師茲殷罰曰罰蔽殷彝曰其惟殷先哲王曰今民不靜未
戾厥心結之曰乃以殷民世享此豈所以戒周司寇者哉
當時妹邦久染紂惡盜竊姦宄不孝不弟治此地者不得
不以刑罰輔政故戒之如是

民彝大泯亂（梅云天与我民五常使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虞書之敬敷五教漢儒以爲五常（父母兄弟子）宋儒以爲五倫
（君臣義等）有今詳此經古訓是也

乃以殷民世享（梅云世世享國福流後世）
此謂与殷民七族世享和平之福也左傳祝鮀之言曰成

王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
葵氏皆貴顯之族也誥辭之末並諭殷民使之懷綏此聖
人安民之術也註家無此意

酒誥 蔡云妹土商之都邑武王以其地封康叔
武王之時仍以商邑全畀武庚管蔡監之更以何地又封
康叔仲默此言令人急杵擣心

梓材 蔡云亦武王誥康叔之書又云此篇得簡編斷爛之中文旣不全
經云皇天旣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先王非武王乎
武王全得中國文王不能然也蔡到此篇不得不以先王
爲武王見下文於是作爲爛簡之說欲以疑亂聖經遮護己

短不亦安乎伏壁先顯孔壁乃出脫簡脫字兩相校勘錙銖升龠薄領昭森安得簿領之外更有爛簡藝文志宜撿

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梅云有所寛宥亦所以敬勞之○蔡云歷人者罪人所過○蘇軾云此書專言王惟不殺則子孫萬年

此節當分作兩段看敬勞已上戒毋得濫殺也肆往已下戒毋得濫宥也汝到衛邦常戒臣屬曰予罔厲殺則其臣屬率循君德亦罔厲殺此勞來之仁也又或姦宄殺越者汝若以私意宥之汝之臣屬亦見汝事凡戕人敗人者亦皆宥釋邪其不亂乎戒使勿宥者威戢之義也其下又申戒之曰天子所以置侯伯者欲其治民使民毋得胥戕胥

虐使鰥寡惸獨不爲彊惡者所戕也戕人殴人者豈可宥之乎○經義如此瞭然無疑而蘇氏乃云王惟不殺則子孫萬年遂以大誥康誥酒誥梓材都作戒殺之書歷引周太祖劉隱帝星者趙延義之說以戒濫殺濫殺固可戒也爲天下國家者專以戒殺爲心亦豈至理哉蘇氏溺於佛書慈悲爲主故其言如是也尚記嘉慶己未之夏余以刑曹參議抱八道獄案登筵筵臣有以好生之德贊美者先王愀然動色曰朝臣每以好生之德贊美予謂予樂聞此言乎王者立心當公平中正當殺者殺之當生者生之若不問曲直一以好生爲主此婦人之仁非人主之德噫

呼王音玲琅猶如在耳此
先王聖學之一班也蘇氏之說而可用乎大誥誅管蔡之
義也康誥酒誥亦皆當殺者殺之蘇氏欲誣此四篇爲如
來慈悲其可得乎

王啓監蔡云監三監之監康叔之封當時亦謂之監
然則康叔畔矣三監久闕一員鄭玄以霍叔當之邶風譜班
固以武庚當之地理志若武王之時早封康叔參爲三監則
三監畔者康叔其一也而有迴避乎仲默於是乎失言矣
周禮天官冢宰施典于邦國建其牧即九牧立其監鄭云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監者諸侯也與王制三監之制絕不相類蔡欲泥

而一之不亦謬乎

今王惟曰先王（蔡云先王文王武王也此章以後若臣下進戒之詞疑簡脫誤）

今王者成王也周公言之故下戒康叔上稱成王兩無礙也○蔡於此下數節不得不以先王爲武王故爲此脫簡之說余今讀之文理平正無此疑也

萬年惟王（梅云欲使至於萬年承奉王室○蔡云此人臣祈君永命之辭）

王之所以名王以萬邦歸往也商頌曰莫敢不來王諸侯之承奉王室本稱爲王仲默忽執此句以爲人臣祝君之辭抑何故也（周語祭公謀父云荒服者王）